

冷齋夜話

七之二

					漢書門
			二八〇		
			一三〇		
			三四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二八〇	
		一三〇	
三〇七函		一七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00
冊數	3 (3)
函號	307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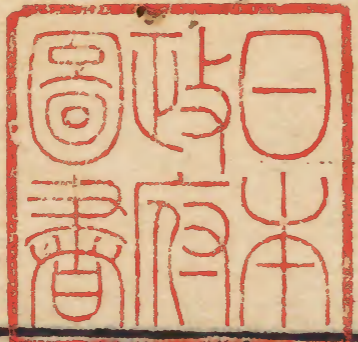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冷齋夜話卷之七

哲宗問蘇軾襯章道衣

淺草文庫

哲宗問右璫陳衍蘇軾襯朝章者何衣衍對曰
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遣書
追至南昌東坡不復答書引紙大書曰戒和
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
觀作偈戲荅僧曰惡業相纏四十年當行八
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

仙

東坡廬山偈

東坡游廬山至東林作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
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
何舉似人

廬山老人於般若中了无剩語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

真面目緣身在此山中魯直曰此老人於般若

若橫說豎說了无剩語非其筆端有口安能

吐此不傳之妙哉

華亭船子和尚偈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
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
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為人宜州倚曲音成長
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篋笠一鈎絲金鱗
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鈎
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東坡和陶淵明詩

東坡在惠州和陶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

偈曰子瞻謫南海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
固不同風味亦相似尋又遷儋耳久之天下
盛傳子瞻已仙去矣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
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葉公祖洽問曰
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此遊戲人間耶東
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廻反耳

東坡作偈戲慈雲長老又與刘器之同參
玉版禪

東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餘
時過慈雲寺浴長老明鑑魁梧如所昼慈恩
然叢林不以道學與之東坡作偈戲之曰居
士无塵堪洗沐老師有句借宣揚牕間但見
蠅鑽紙門外時聞佛放光遍界難藏真薄相
一絲不掛且逢場却須重說圓通偈千眼熏
籠是法王又嘗要刘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
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忻然從之至廉泉寺
燒筍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筍何名東坡

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
悅之味於是器之乃悟其戲為大笑東坡亦
作偈曰叢林真百丈嗣法有橫枝不怕石頭
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栢樹子與問籀龍兒瓦
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東坡留戒公長老住石塔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
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
西湖舊廬即令出別候旨揮東坡於是將牒

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眾聚觀袖中出疏使
晁旣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
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関石塔之事去無作
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截
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
不可者一時暫肯重聽白槌渡口船廻依舊
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予
謂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
想託之以為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

負業嚴經入嶺及大雪二偈

陳瑩中謫合浦時予在長沙以書抵予為負華嚴入嶺有偈曰大士游方只盡回家山風月絕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予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湖湘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樹老兒拊手笑有眼未曾觀故應潤物材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

曰遍界不曾藏處々光皎々開眼失却蹤都緣大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粲一笑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夢迎五祖戒禪師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庵居洞山時々相遇有聰禪師者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庵夢同子由聰出城迎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子由語未卒聰至子由迎呼曰方與洞山老師說夢子來亦欲同說夢乎聰曰夜未輒夢

見吾三人者同迎五祖戒和尚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良久東坡書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見三人大喜追笻輿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坐定無可言則各追繹向所夢以語坡曰載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死方孕時夢一僧來託宿記其傾然而眇一目雲庵驚曰戒陝右人而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特

年四十九歲矣後東坡以書抵雲庵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彊顏復出真可笑矣既是法契可痛加磨礪使還舊觀不勝幸甚自是常衣衲衣

張文定公前生為僧

張文定公方平為滁州日游琅琊周行廊廡神觀清淨至藏院悅仰久之忽呼左右梯其梁間得經一亟開視之則楞伽經四卷餘其半未寫公因點筆續之筆蹟不異味經首四句

曰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花智不得有无而
興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見前世事蓋公生前
嘗主藏於此病革自以寫經未終願再來成
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曆已來名臣為人
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
居士為重寫題公之事於其後刻於浮玉山
龍游寺

詵公送官隨馬損臂雲峯悅師作偈戲之
雲峯悅禪師叢林敬畏為明眼尊宿與興化詵

公友善詵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巳
悅嘗誡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忍垢
乎群僚愛詵多久不果去一日送大官出郊
隨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哀訴于悅今恨其
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
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猶有九百九
十九南華恭長老同嗣大愚然少叢林有書
來叙法乳悅作偈戲之曰與師萍跡寄江湖
共憶當年在太愚堪笑堪悲无限事緝瓜生

得苦葫蘆

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

宝覺禪師老庵於龍峯之北魯直丁家難相從甚久館于庵之傍兩年宝覺見學者必舉手示之曰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莫有契之者叢林謂之觸背閑張丞相奉使江西日將造其廬至堯率見悅禪師遂甘稱其門人及見宝覺乃依偈曰久嚮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

通靈源更時為侍者迺作贊其略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老年浩歌歸去樂從他人喚住山翁魯直大笑曰天覺所言靈犀一點此藟苴為虛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寫一字不着畫

毛僧之化

具有異比立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不能

死了燒了却似不曾言卒遂化嗟乎異哉其
端師子戒闍梨之徒乎

謝無逸佳句

謝逸字无逸臨川縣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
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无逸詩
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貪
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
落溪毛彫為魯直所稱賞

洪覺範朱世英二偈

朱世英以八行薦於朝當入學意不欲行不得
已詣之信宿而還所居溪堂生涯如龐蘊予
嘗過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而无逸誦
書掃除顧見予放筵大笑曰聊復尔耳予作
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廳公掃除丹霞適
至弃筵迎門一笑相視不必靈照多說道理
世英聞之亦作偈曰提籃靈照掃地謝公一
般是麪做作不同不假語點通透玲瓏更若
不會換手槌胸

冷齋夜話卷之七終

此其間之不一也... 夫所謂不一者... 亦猶此小休也... 夫所謂不一者... 亦猶此小休也...

冷齋夜話卷之八

劉跛子說二范詩

劉跛子青州人挂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為人談噓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戲之有大范者見之即與之二十四金曰跛子喫半角小范者見止與十金曰跛子喫椀羹於是以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喫椀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

陳瑩中贈跛子長短句

初張丞相召自荆湖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
騎過其都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旦飲作詩
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
與子市橋飲且兒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
之作長短句贈之其畧曰槁木形骸浮雲身
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說
甚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
花謝都不似我生涯云云予政和改元見於

與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拐大梁間妙語
時人見一班我欲從公蓬嶋去爛銀堆裏見
青山予姻家許中復大夫宜人趙參政槩之
孫女云我十許歲時見刘跛子來覓酒喫笑
語終日而去計其壽百四十五年許嘗館
於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
廊即中人无有識之者

刘野夫長短句

劉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都洎才以書督之野夫

谷書曰跛子一生別無道路展手教化三創
兩飽目視雲漢聊以自元神新來被劉法
師徐神翁形迹得不成摸樣深欲上京相觀
又恐撞着丈人泥陀佛驀地被乾拳濕踢著
甚來由其不羈如此嘗自作長短句曰跛子
年來形容何似儼然一部髭鬚世上許大拐
上有工夫選甚南州北縣逢著處酒滿葫蘆
醺醉不知來日何處度朝晡洛陽花看了歸
來帝里一事全無又還與瓢羹不託依舊再

依門徒驀地思量下水輕船上蘆席橫鋪呵
呵笑睚陽門外有个好西湖

彭測材南歸布囊中墨竹史藁

測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
家在筠之新昌其貧至餽粥不給父以書召
其歸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測材於是南歸
跨一驢以一黥挾以布囊一黥背斜絆其脛
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囊中必金
珠也予雅知其迂闊疑之乃問曰親曰聞測

材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
兒脫凍餒之厄橐中所有可早出以慰之測
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也汝可拭目以
觀乃開橐有李迺珪墨一九文與可墨竹一
枝歐公五代史藁草一巨編餘無所有

雲庵活盲女

雲庵住洞山時嘗過檀越家經大林間少立聞
哀聲雜流水臨澗下窺有蹲水中者使兩夫
下扶猿臂而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許問其

故曰我母死父傭於遠方兄貧無食牽我至
此猛推下我而去雲庵意測不自知涕下顧
其人力曰汝無婦可畜以相活我給與一世
力拜諾即以所乘笥堯歸山雲庵步隨之
盲女後生三子皆勲院事雲庵雖領衆它山
歲時遣人給衣食如子姪然雲庵高世之行
若此之類甚衆

錢如蜜一滴也

仲殊初游吳中自負一蓋見賣錫者從乞一錢

餽者與之即就買餽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
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頗羞縮曰初不
多辨來柰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

道士畜三物

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
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於此岸因庵焉養一
雞大如倒掛日置枕中啼即夢覺又畜王孫
小於蝦蟇風度清癯以線條几案間道士飯
則跳躑登几唇危坐分殘顆而食之又有龜

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褶間予
謁之示此三物從予乞詩予熟視曰公小人
國中引道神吾詩詎能摹寫高韻

黃魯直夢與道士遊蓬萊

黃魯直元祐中晝卧蒲池寺時新秋雨過涼甚
夢與一道士褰衣外空而去望見雲濤降天
夢中間道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
與公遊蓬萊即襪而履水魯直意欲無行道
士疆安之俄覺大風吹鬢毛骨為戰慄道士

曰且斂目唯聞足底聲如萬壑松風有狗吠
開目不見道士唯見宮殿張開千門万户魯
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外殿主者降接之見仙
官執玉麈尾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
魯直極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
莊故其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妓
搖手頃與予同宿湘江舟中親為言之興今
山谷集語不同蓋後更易之耳

周貫吟詩作偈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雅自號木雁子治平熙寧
間往來西山時至高安與予大父善自酌
飲畜一大瓢行沽夜以為溺器工作詩不成
癖嘗宿奉新龍泉觀半夜搥門道士驚斜髻
披衣啓闕問其故貫笑曰偶得句當奉告道
士殊不意業已問之因使口誦貫以手指畫
吟曰彈琴傷指甲蓋席損髭鬚是收貫寒甚
以席自覆故尔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有
秀韻欲携以回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无

行貫指煮藥鑄作偈示之頑鈍天教合作鑄
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
間恋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
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軋斷布衣穿
相逢甲子君休問大極光陰不計年後有人
見於京師州橋附書與袁州李生云我明年
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時果造李生今時以事
出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
來赴去年約不見破缺鑄彈指空剥今李生

後竟墮馬折一足

石學士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流也然善戲嘗出報慈
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驚遽扶掖
外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幘
帽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則固
不破碎乎

白土塚

高僧傳有神仙史宗者著麻衣加衲其上號麻

衣道者喜怒不常体癢疥日坐廣陵白土塚
謳歌自適夜不知歸宿處江都令檀祗召至
與語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苦不足
無欲即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麻裘浮游
一世間汎若不繫舟要當畢塵累棲息老山
丘檀祗異之陶潛淵明所說白土塚逢三異
比立此其一也有狂道士借海鹽令所畜小
兒登小山山有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苦
其言小兒一不解但得食一壚如熟艾有問

道士者謫者何時竟答曰在徐州江北廣陵
白土塚上計其謫行當竟矣問者作書授道
士曰為達之即繫小兒衣帶還海鹽令喜問
曰衣中有何曰書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
小兒曰前為道士投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
浪聲至山中山中人寄書與白土塚上即引
衣帶示令令一不能曉小兒詣史宗史宗大
驚曰汝乃蓬萊山中來耶神仙之有無吾不
能知然觀其詩句脫去吟封有超然自得之

氣非尋常介夫所能作也

范堯夫揖客對卧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容苦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僮掃榻具枕於是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人覺常及暮而去

李伯特畫馬

李伯特善畫馬東坡第其筆當不減韓幹都城黃金易得而伯特馬不可得師讓之曰伯特

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耻也又作馬忍為之耶伯特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隨忠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以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特大驚不竟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其過師曰但昼觀音菩薩自是畫此像妙天下故一時公卿眼師之善巧者也

房瑄姿師德永禪師昼圖

東坡集中有觀宋復古昼序一首曰舊說房瑄
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村
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優人鑿池得甕中
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畫笑謂瑄曰頗憶此
耶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故人柳子
玉室此畫蓋唐本宋復古所臨者

退靜兩忘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
靜為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頓若有所

得及移鄧州時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
文正別文正馳至則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
少頃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曰已
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
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後事曰此
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首謂希文
曰亦无鬼亦无恐怖言訖長往沈存中曰師
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見
何也得非退靜兩忘尚存胸中乎獨無為子

夜話八
十
揚次公曰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冷齋夜話卷之八

楊次公曰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冷齋夜話卷之九

張丞相草書亦自不識其字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
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
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固然而止執所書
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
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當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

詩示溫々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
汝詩示人

昌州海棠獨香為佳郡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无差遣乃受昌州議者
以去家遠乃改受鄂倅測才聞之吐飯大步
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鄂倅有之乎李
曰然測才悵然曰誰為大夫謀昌佳郡也柰
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
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測才曰天下海

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
為笑

鶴生郊

測才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
禽也凡禽郊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
此鶴夜產一郊大如梨測才面發赤訶曰敢
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脰伏地測才訝之
以杖驚使起忽誕一郊測才嗟咨曰鶴亦敗
道吾乃為劉禹錫佳話所悞自今除佛老子

孔子之語餘皆勘驗予曰測才自信之力然
讀柏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
恨者五事耳又問其故測才斂目不言久之
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
說乃荅曰第一恨鱗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
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
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測才瞠目
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課術有驗無驗

靈源禪師住龍舒太平精舍有日者能課使之
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
為蘇課無驗凡為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為
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日見而言靈源
問其故荅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擷術
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々置術之
實而務為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怪

郭注妻木及門而死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

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調恤為求婚將
逐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
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魏范功名富貴
如太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客乃亦可笑
耶

癡人說夢今中說夢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
何姓荅曰姓何又問何國人荅曰何國人唐
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

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
為真今癡絕也僧贊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
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
人便命為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是碎
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
不欺神明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貞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
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
也予聞司馬溫公曰我平居無大過人但未

嘗有不可對人語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聞遠方不死之術

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累糧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得聞其道予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遠真偽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偽耳今日識其偽猶惑之可笑也

惠遠自以宗教為己任

嵩仲靈作遠公影堂記六件事且罪學者不能

深考遠行事以張大其德着明於世予曰仲靈寧嘗自考其事乎謝靈運欲入社遠拒之曰是子思亂將不令終盧循反而遠與之執手言笑謂遠知人則何暗於循謂不知人則何獨明於靈運遠自以宗教為己任而授詩札於宗雷輩與道安諫符堅勿伐洛陽同科父子於釋氏其可謂純正而知大体者邪

筠溪快山有虎

筠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為兩牛所逐虎

既去牛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公為
予言之為作詩記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
者然予徒能諷之其能已之哉快山山淺亦
有虎時々安尾過行路一豎坐地牧兩牯以
插々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擲免兩牛來奔
虎棄去因往荷痒挨老樹拈則喘視同守護
虎竟不能得此豎々雖不救牯無負一村囂
傳共鳴鼓而虎已逃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
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走仁義名好古臨事

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為君落筆敏
風雨

又刘野夫約龔德莊觀灯免火灾亦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刘野夫上元夕
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閣必盡室
出觀灯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為人
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
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持誥牒犯烈焰而出頃
刻數百舍為灰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吊且欣

曰令閣已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
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開井法禁蛇方

測才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叱曰行
師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大
清觀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迂掘數
尺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基布道士月
夜登樓望之顰頰曰吾觀為敗龜殼乎何四
望孔穴之多耶測才不憚又嘗從郭大尉游

園叱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咒語耳而蛇
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大尉呼曰測
才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測才無所施其術
反走汗喘脫其冠巾曰此大尉宅神不可禁
也大尉為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即使予跋
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也
予曰測才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
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測才
視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鄙生所為事今奇獨

說高祖封六國為失故於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為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者不欲隱實也柰何書禁蛇開井乎開者莫不絕倒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測才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為良子宣喜之既罷與余過興國寺河上食素分茶其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柰何測才色窘予戲曰兵計將安出測才以手捋鬚良久目予

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予追逐測才以手擎帽褰衣走如飛予與奴楊照追逐二相公廟測才乃敢回顧喘立面無人色曰編虎頭撩虎鬚幾不免於虎口哉予又戲曰在兵法何如測才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冷齋夜話卷之九終

冷齋夜話卷之十

陳瑩中此集食猪肉鱔魚

陳瑩中謫通州夜讀洛浦錄乃大有所悟歛目
 長息曰此句唯覺範可解然渠在海外吾無
 定光佛手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光祖者
 覺範所愛當呼來授以此句覺範儻有生還
 之幸而吾以去死不遠恐隔生則託光祖授
 之如大陽直綴付遠錄公耳於是光祖自卻
 武趺足至通瑩中熟視弥月曰非寄附所可

姑置之明年予還自朱崖館於高安大愚塋
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
家焉督予兼程來予以三日至湓城塋中曰
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予曰敬奉教然
予兒時好食肉母使持齋予叩頭乞先飲食
肉一日母許之今亦當唯食肉例先吟兩詩
喜吾二人此而復生如何塋中許之予詩曰
鴈蕩天台看得足盡般兒女寄蓬窻徑來漳
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逼真如醉

白生涯領略似襄龐向來万事都休理且聽
樓鐘一夜撞與公靈鷲曾聽法遊戲人間知
幾生夏口甕中截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驛
消已覺華無蒂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
殘兩外一番飛絮滿江城塋中喜而謂曰此
詩如岐下猪肉也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予客
漳水見塋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予曰
仁者雖逢思有常平居慎勿示何妨爭先世
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

疾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
病前能自防予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鱗
魚唯恐遭骨刺耳與岐下猪肉不可同日而
語也

蠹文不通辨譯

景祐中光禿大師惟淨以禿學着聞天下皇祐
中大覺禪師懷璉以禪宗大振京師淨居傳
法院璉居淨因院一時學者依以揚聲景靈
宮鋸鑄解木之既分有虫鏤紋數十字如禿

書字旁行之狀因進之上遣都知羅宗譯經
潤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導譯異得祥異之
語以識國淨焚香導譯逾刻乃曰天竺無比
字不通辨譯右璉恚曰諸大師且領上意若
稍成文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以此意諷之
淨曰幸若蠹紋稍可箋辨誠教門光也異日
彰謬妄力死何補上又嘗賜璉以竜腦鉢盂
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
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佳歎之

淨璉可謂佛弟子

富鄭公每語客此兩道人可謂佛弟子也儻使
立朝必能盡節以其人品不凡故隨所遇輒
尽其才今則淨璉輩何其少也耶

道人識歐公必不允

予游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
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予
曰方聽万壑松聲冷然而夢人見歐陽公羽
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問師嘗識

公乎曰識之予私自語曰此道人識歐公必
不允乃問曰師寄此山久知曰一年矣道具
何在伴侶為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
衮々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
椀又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
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
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
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
懸枕頭耳予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

夜語
四
鄉里然識其異音也必湖山隱者南還海岱
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其輿
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予自笑曰使
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子為無事人也
觀道人三生為比丘
唐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
洛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游甚密
老而約自峽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華之
域於是許之觀見錦襠女子浣泣曰所以不

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業影不可逃明年
某曰君自蜀還可相臨以一笑為信吾已三
生為比丘居湘西嶽禪寺有巨石林間嘗習
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期至錦
襠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簷兒果一笑
却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下聞扣牛角而
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
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衰性常存東坡刪
削其傳而曰圓澤而不書岳禪三生石上事

贊寧所錄為圓觀東坡何以書為澤必有擬
見叔謹當問之

羊肉大美性暎

毗陵兼天珍禪師蜀人巴音夷面真率不事
郡守忘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嘗與語偶
携客來游珍亦坐於旁守謂客曰魚稻宜江
淮羊麵宜京洛客未及對珍輒對曰世味無
如羊肉大美且性極暖宜人食宇色變膜視
之徐曰禪僧何故知羊肉性暖珍應曰常卧

羶知之其毛尚尔暖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
公治郡政美則立朝當更佳也

趙悅道日延一僧對飯

趙悅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
如老爛頭陀與鍾山佛惠禪師為方外友唱
酬妙語照映叢林性喜食素曰須延一僧對
飯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魯直悟法雲語罷作小詞

法雲秀闕西鍊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

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曰詩多作無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為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頷之自是不復作詩曲耳

東坡山谷瑩中瑕疵可笑

徐師川曰予於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

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其視死生如旦夜尔安能為哉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尔無舟吏可迁夫士之進退本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為累耶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此皆顛倒也吾同笑之

問歐陽公為人及文章

臨川謝逸字無逸高才江南勝士也魯直見其
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為撫
州舉八行不就閑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
生一日有弋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
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脩者果如何人
無逸熟視久之曰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
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
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匿笑而去

證道歌發明心要

大通禪師言吾頃過南都謁張安道於私第道
話一夕安道曰景德初西土有異僧到都下
闕求嘉證道歌即作礼頂戴久之譯者問其
故僧曰此書流播五天稱真丹聖者所說經
發明心要者甚多又問大律師宣公塔所在
吾欲往礼謁譯者又問此方大士甚众何獨
求宣公哉曰此師持律名重五天

寧安和尚不視秀僧書

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

關西為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
以挾其法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
院單丁三十年秀時以書致安未嘗視棄
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
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辯
那事如救頭然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
數百閑漢此真開眼尿牀也何足復對語哉
吾宗自此益亦微矣子曹猶當見之

饌器皆黃白物

王荆公居鍾山時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
家飲飲罷步至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
件皆黃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
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文
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群兒
作息乃可耳

三代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多生佛中
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於定林數夕聞所未聞
嘗曰子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

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吾
儒中兩漢已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
也又曰吾止以雪峯一向語作宰相世英曰
願聞雪峯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為中曰是什
麼

塲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迂之
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
起曰這著是塲浮屠耶坡曰有縫奈何戒曰

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坡肯肯之

范文正公麥舟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於姑蘇取麥五百斛
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塲卿問寄
此久近塲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喪之
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舟付之單
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
正曰東吳見故曰乎曰塲卿無三喪未舉留
滯丹陽特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

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東坡讀傳灯錄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灯錄灯花隨卷上燒一僧
字即以筆記于窓間曰山堂夜岑寂灯下讀
傳灯不覺灯花落茶毗一个僧梵誌詩曰城
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一人喫一箇莫嫌沒
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
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詩當作不經人語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

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抱闕角龍千
丈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
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
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嶺外梅花

嶺外梅花與園中異其花幾類桃花之色而唇
紅香着東坡詞曰玉質那愁瘴霧冰姿自有
仙風海仙時遣採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

常嫌粉淡洗粧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
不與梨花同夢魯直詞曰天涯也得江南信
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道曉來開
徧向南枝玉簫弄粉人應妬飄至眉心住平
生箇裏傾盃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詩忌深刻

黃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
著花魯直罪余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
竟不曉此論當有知之者耳

蔡元度生沒高郵

蔡元度焚黃餘杭舟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吐光
射其舟萬人瞻仰中有棺呈露士大夫知元
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元度生於高郵而沒
於此異事世言元度蓋僧伽侍者木叉之後
身初以為誕今乃信然

冷齋夜話卷之十終

於下京櫻町開板

